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三

列傳百三

馬璘

郝廷玉

王栖曜

子茂元

劉昌

子士經

李景畧

張萬福

高固

郝玘

段佑

史敬奉

野詩良輔

馬璘扶風人也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璘少孤落拓不事生業年二十餘讀馬援傳至大丈夫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歎曰豈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杖劍從戎自效於安西

以前後奇功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初王室

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北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

東討

初戰渭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

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效嘗

從李光弼攻賊洛陽史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於北邙

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

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

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小擊衆有雄捷如馬

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蕃賊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

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卽

日自河右轉鬪戎虜間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

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

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

血流於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授兼

御史中丞

新書大夫

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蕃

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

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尚書

元日有卒犯盜或曰

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十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

雨是歲大獲

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

移鎮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

刺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隸之

大麻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詞氣慷慨以璘設伏潘原與城合擊破之俘斬數萬

破虜爲已任既至涇州分建營堡繕完戰守之具頻破

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在

涇州令寬而肅人皆樂爲之用鎮守凡八年雖無拓境

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不侵犯加檢校右僕射上甚重之

明年入朝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僚於尙書

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璘雖生於士族少無學術忠而

能勇武幹絕倫艱難之中頗立忠節中興之猛將也年

五十六大麻十一年卒代宗悼之廢朝贈司徒

諡曰武

璘

久將邊軍屬西蕃寇擾國家倚爲屏翰

初涇軍乏財帝諷李抱玉讓鄭

穎璘因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

第舍尤爲宏多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

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廐矣及安

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

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

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幕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

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

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

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

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

璘之家園盡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

弟無行家財尋盡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鬪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清等率兵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犄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

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
駭然曰廷玉奔還吾軍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
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往騎
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壩廷玉擒賊將
徐璜璜還繇是賊解中渾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
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
徐州光弼薨代宗用爲神策將軍永泰初僕固懷恩誘
吐蕃迴紇入犯京畿分命諸將屯於要害廷玉與馬璘
率五千人屯於渭橋西窯底觀軍容使魚朝恩以廷玉
善陣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

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
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治戎
若此豈有前敵邪廷玉悽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
王之遺法也太尉善御軍賞罰當功過每校旗之曰軍
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
有心破膽裂者太尉薨變已來無復校旗之事此不足
軍容見賞王縉爲河南副元帥詔以廷玉爲其都知兵
馬使累授秦州刺史大厯八年卒追錄舊勲贈工部尙
書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也初遊鄉學天寶末安祿山叛尙

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兗鄆諸縣軍威稍振
進爲衙前總管初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
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
曹州及衡居節制授右威衛將軍先鋒遊弈使隨衡入
朝授試金吾衛將軍上元元年王璵爲浙東節度使奏
爲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台州連結郡縣
積衆二十萬盡有浙江之地御史中丞袁傒東討奏栖
曜與李長爲偏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
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詔內常
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

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栖曜遊奔近郊爲賊所召進
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復出擊賊
其衆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叛於汴州浙西觀
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四千爲河南犄角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李希烈旣陷汴州乘勝東
侵連陷陳留雍邱頓軍寧陵期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
滉命栖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
矢及希烈坐幄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去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觀察
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九年卒於位

贈尚

書右僕射諡曰成栖曜性謹厚善騎射始將兵時涉寇境遇遊騎環合乃規百步立表而射每射破的虜相顧懼引子茂元

茂元幼有勇畧從父征伐知名

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擢試校書郎改太子

贊善大夫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出奔元和中爲右神策將軍大和中檢校工部尙書

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在安南招懷蠻落頗立政能南

中多異貨茂元積聚家財鉅萬計

鄭注用事遷涇原節度使

李訓之

敗中官利其財倚撫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

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

得不誅封濮陽郡侯召爲將作監

以是授忠武

軍節度陳許觀察使會昌中爲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

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

李德裕以茂元兵寡詔王宰領陳許

合義成兵援之以河陰所貯兵械內庫甲弓矢陌刀賜之會病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賊未平而

卒贈司徒謚曰威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也出自行間少學騎射及安

祿山反昌始從河南節度張介然授易州遂城府左果

毅及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

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

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以屑

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危昌請

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陳逆順以告諭賊賊衆畏服

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至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光弼卒宰臣王縉令歸宋州爲牙門將轉太僕卿兼許州別駕李靈耀據汴州叛刺史李僧惠將受靈耀牽制昌密遣曾神表潛說僧惠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耀遂翦靈耀左翼汴州平李忠臣嫉僧惠功遂欲殺昌昌潛遁及劉元佐爲刺史乃復其職又轉太常卿兼華州別駕元佐尋爲宋亳潁宣武軍節度使昌自下軍爲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師收考城充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加檢校太子詹事兼御史

中丞明年元佐圍濮州昌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旣陷汴
州元佐遣將高翼以精兵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
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
率五萬衆陣於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
解甲胄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解圍攻陳州刺史李
公廉計窮昌從劉元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
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未成列大破之生
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
左散騎常侍隨元佐收汴州加檢校工部尙書增實封
通前二百戶丁母憂起復加金吾衛大將軍贈其母梁

國夫人貞元三年元佐朝京師上因以宣武士衆八千
委昌北出五原軍中有前却阻事昌繼斬三百人遂行
尋以本官授京西北行營節度使歲餘授涇州刺史充
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昌躬率士
衆力耕三年軍食豐羨名聞闕下復築連雲堡受詔城
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徒庀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
西別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又西築保定并南石嶺凡七城二堡平涼當四
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遂以保寧邊
鄙加檢校右僕射累封南川郡王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
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昌上

聞德宗下詔深自克責遣祕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百襲令昌收其骸骨分爲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槨衣服葬於淺水原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別立二石堆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十四年歸化軍亂逐大將張國誠詔昌經畧昌入堡誅數百人復使國誠統之昌在西邊僅十五年強本節用軍儲豐羨及嬰疾約以是日赴京求醫未發而卒年六十四新書六十五廢朝一日贈司空子士涇

新書贊曰唐杜牧稱寧陵之圍解劉元佐召昌問曰
君以孤城用一當十何以能守昌泣曰始昌令守陴
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捍下斬之
士有死志故能守因伏地流涕元佐亦泣曰國家將
富貴汝史臣謂不然且勒兵乘城與賊抗所賴賞罰
耳今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寧好事
者傳此以益其美非昌志也牧以為張巡許遠陷睢
陽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寧牧未之思
邪

士涇德宗朝尚主

尚雲安公主
拜駙馬都尉

官至少列十餘年家富

於財結託中貴交通權倖憲宗朝遷太府

新書
太僕卿

制下

給事中韋宏景等封還制書言士涇不合居九卿辭語

激切憲宗謂宏景曰士涇父有功於國又是戚屬制書

宜下宏景奉詔士涇善胡琴多遊權倖之門以此爲之

助時論鄙之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大父楷固父承悅檀州刺史密雲軍使景畧以門蔭補幽府功曹大厯末寓居河中闔門讀書李懷光爲朔方節度招在幕府五原有偏將張光者挾私殺妻前後不能斷光富於財貨獄吏不能劾景畧訊其實光竟伏法旣而亭午有女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光妻者曰光之妻也因授大理司直遷監察御史及懷光屯軍咸陽反狀始萌景畧時說懷光請復宮闕迎大駕懷光不從景畧出軍門慟哭曰誰知此軍一日陷於不義軍士相顧甚義之因退歸私

家尋爲靈武節度杜希全辟在幕府轉殿中侍御史兼
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使來中國
豐乃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
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中使薛盈珍入朝景畧欲以氣
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諭景畧旣見盈
珍乃使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沒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
以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畧因撫之曰可汗弃代助爾
號慕虜之驕容威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畧自此
迴紇使至景畧皆拜之於庭由是有威名杜希全忌之
上表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徵爲左羽林將軍對於

延英殿奏對侃侃有大臣風彩時河東李說有疾詔以景畧爲太原少尹節度行軍司馬時方鎮節度使少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焉行軍司馬盡簡自上意受命之曰人心以屬景畧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畧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畧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邪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畧悉加嚴憚說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畧使爲內應歲餘風言迴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其人上素知景畧在邊時事上方軫慮

文場在旁言景畧堪爲邊任乃以景畧爲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天德軍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土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畧節用約已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公私利焉廩儲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畧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天下皆惜其理未盡景畧之能貞元二十年卒於鎮年五十五贈工部尙書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自曾祖至其父皆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父祖業儒皆不達不喜爲書生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

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

有功爲將而還

李峘伐劉展署爲部

將效首
萬級

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

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州界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等萬計悉還其家不能自致者萬福給船乘以遣之尋真拜壽州刺史淮南節度副使爲節度使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

岸盜賊連破其黨大厯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
名久欲一識卿面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奏
曰陛下以一許杲召臣如河北諸將叛欲以屬何人代
宗笑謂曰且與吾了許杲事方當大用卿以爲和州刺
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
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之未至淮陰
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
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虜掠金帛婦人等
皆送致其家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虛費衣
糧無所事今乃一小煩之不足過賞請用三之一代宗

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襲久之詔以本鎮之兵
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死
諸將皆願得萬福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
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之帶利州刺
史鎮咸陽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埭
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下不敢過德宗以萬
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襲卿
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
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
船淄青兵馬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

史魏州飢父子相賣餓死者接道萬福曰魏州吾鄉里
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米百車往饗之又使人於汴口
魏人自賣者給車牛贖而遣之爲杜亞所忌徵拜右金
吾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邪
詔圖形於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
其費及陽城等於延英門外請對論事伏閣不去德宗
大怒不可測萬福揚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萬福
年已八十見此盛事閣前徧掛城等天下益重其名貞
元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其年五月卒年九十
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餘年未嘗病一日典九

郡皆有惠愛在泗州時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陳少
遊悉令管內刺史送妻子在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送
謂使者曰爲某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
意終不之遣由是爲人所稱

高固高祖偏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有生擒車鼻可汗
之功官至安東都護事具前錄固生微賤爲叔父所賣
展轉爲渾瑊家奴號曰黃芩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
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已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
以固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少隨瑊從戎於朔方德
宗幸奉天固猶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

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
退去衆咸壯之以功封渤海郡王李懷光既反德宗再
幸梁漢懷光發迹邠寧至是使留後張昕取將士萬餘
人以資援河中固時在軍中乃伺便突入張昕帳中斬
首以徇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前軍兵馬使貞元十七年
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并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
案爲節度劉南金副之以詢邠軍咸
曰如軍中請固爲帥數日又劫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
言乃可衆唯唯固徇曰毋殺人毋
即掠三軍德宗念固功因授檢校工部尚書邠寧節度
使固本宿
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
儕輩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順宗卽位就加
檢校禮部尚書憲宗朝進檢校右僕射數年受代入爲

統軍轉檢校左僕射兼右羽林統軍元和四年七月卒

贈陝州大都督

郝玼

新書作玼

者涇原之戍將也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

無敵聲振虜庭玼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要衝白其帥

馬璘

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人寇每屯其地請完壘

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

玼出或謂璘曰玼言信然雖然公所以蒙恩大

幸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於公及段佑節

制涇原

玼又說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而塞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隔盡亡塞內爲

邊郡每虜入寇驅井閭父子與馬牛焚積聚殘深然其

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折虜勢便甚策元和三年佑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

詔玘爲刺史以戍之自此西蕃入寇不過臨涇玘出自

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剝剔而歸

其屍蕃人畏之如神

贊普常等玘身鑄金象

贊普下令國人曰有

生得郝玘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玘名以怖

之十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

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

畏其威綱紀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

終牖下

段佑者亦以勇敢知名少事汾陽王子儀爲牙將從征
邊朔績效居多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亦爲

西蕃畏憚累至檢校工部尚書右神策大將軍元和五年卒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牙將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實封五十戶先是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旣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驅其餘衆於瓠蘆河獲羊馬駝牛萬數賜實封五十戶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

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強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玘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常謂漢使曰唐國旣與吐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史臣曰自盜起中原河隴陷虜犬戎作梗屢犯郊畿謀臣運策以竭精武士荷戈而不暇如璘昌之材力扼腕奮命欲吞虜於胷中郝史驍雄斬將摩旗將申威於塞外而竟不能北踰白道西出蕭關俾十九郡生民竟淪

左衽僅能自保功何取焉雖時運使然亦將畧有所未
至栖懼萬福之節槩景畧之負氣壯哉

贊曰馬劉史郝氣雄邊朔力扞獫虜終慙衛霍萬福義
勇景畧氣豪爲人所忌慷慨徒勞

唐書卷第二百四

列傳二四

姚南仲

劉迺

子伯翊 伯翊子寬 夫端失 寬夫子

允章

袁高

段平仲

薛存誠

子延老 延老孫昭緯

盧坦

顧少連

從新書增

姚南仲華州下邳人乾元初登制科高等授太子校書
歷高陵昭應萬年三縣尉遷右拾遺轉右補闕大厯十
三年貞懿皇后獨孤氏崩代宗悼惜不已令於近城爲
陵墓冀朝夕臨望於目前南仲上疏諫曰伏聞貞懿皇
后今於城東章敬寺北以起陵廟臣不知有司之請乎

陛下之意乎陰陽家流希旨乎臣愚以爲非所宜也謹具疏陳論伏願暫留天睭而省察焉臣聞人臣宅於家君上宅於國長安城是陛下皇居也其可穿鑿興動建陵墓於其側乎此非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是以古帝前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今則西臨宮闕南迫康莊若使近而可見死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北竟何所益視之兆庶則章溺愛垂之萬代則累明德此非所宜二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先皇所以因龍首建望春蓋爲此也今若起陵目前動傷宸慮夫心一傷數日

不平且匹夫向隅滿堂爲之不樂萬乘不樂人其可歡
心乎又暇日起歌動鐘於內此地皆聞此非宜三也伏
以貞懿皇后坤德合天母慈逮下陛下以切軫旒辰久
俟著龜始謚之以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非所
以稱述后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
邇於城下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於聖德無
益於貞懿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宜四也凡此數事
實玷大猷天下咸知伏惟陛下熟計而取其長也陛下
方將偃武靖人一誤於此其傷實多臣恐君子是非史
官褒貶大明忽虧於掩蝕至德翻後於堯舜不其惜哉

今指日尚遙改卜何害抑皇情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
疏奏帝甚嘉之賜緋魚袋特加五品階宣付史館與宰
相常袞善袞貶官南仲坐出爲海鹽縣令浙江東西道
觀察使韓滉辟爲推官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充支
使尋徵還歷左司兵部員外郎轉郎中遷御史中丞給
事中同州刺史陝虢觀察使貞元十三年代李復爲鄭
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勢奪軍政南仲數爲盈珍讒
毀德宗頗疑之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
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
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怒遂晨夜兼道追務盈至長

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沈盈珍表於厠中乃
自殺日肝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治二緘一告

于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寃且陳首殺務盈上聞其事頗

駭異之南仲慮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邪

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竊陛下法耳如盈珍輩

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愷悌

父母之政師律善陣之制矣上默然久之授尚書右僕

射貞元十九年七月終於位年七十四新書七十五贈太子

太保諡曰貞初崔位馬少微者俱在南仲幕府盈珍之

邕希旨奏位殺之復出少微補外使宦官護送度江投之水云

劉迺字未夷洛州廣平人

新書河南伊闕人案地志洛州無廣平未詳高祖

武幹武德初拜侍中卽中書侍郎林甫從祖兄子也父如璠胸山丞以迺貴贈民部郎中迺少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爲當時推重天寶中舉進士尋丁父艱居喪以孝聞旣終制從調選曹迺常以文部選才未爲盡善遂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文部旣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

於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詞
短韻語有定規爲體亦猶以一小冶而鼓衆金雖欲爲
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
以崇衣冠自媒耀爲賢斯又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
文公尼父登之於銓廷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
挫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
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
杙龍吟武嘯誠希聲也若尚頰舌之感必下於鼃黽觀
察之際猶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合雅誥豈拘於瑣
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資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

觀其理家進察其臨節則厖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戶矣其載補剡縣尉改會稽尉宣州觀察使殷日用奏爲判官宣慰使李季卿又以表薦連授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轉運使劉晏奏令巡覆江西多所蠲免改殿中侍御史檢校倉部員外郎民部郎中並充浙西留後佐晏徵賦頗有裨益晏甚任之大厯十二年元載旣誅以迺久在職召拜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秉政素與迺友善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禮久廢至是復行之祐甫令兩省官撰冊文未稱旨召迺至閣草之立就詞義典裁祐甫歎賞久之數日擢爲給事中尋遷權知兵

部侍郎及楊炎盧杞爲相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建
中四年夏但眞拜而已其冬涇師作亂駕幸奉天迺卧
疾在私第賊泚遣使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
宰相蔣鎮自來招誘迺託瘖疾灸灼徧身鎮再至知不
可劫脅乃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郎苟不能死以至於
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穢賢哲乎獻欬而退及聞輿
駕再幸梁州迺自投於牀搏膺呼天因是危惛絕食數
日而卒時年六十德宗還京聞迺之忠烈追贈禮部尚

書

分贈貞惠

子伯芻

伯芻字素芝登進士第志行修謹淮南杜佑辟爲從事

府罷屏居吳中久之徵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以過從友人飲噉爲韋執誼密奏貶虔州掾曹復爲考功員外郎裴垪善其應對機捷遷考功郎中集賢院學士轉給事中裴垪罷相爲太子賓客未幾而卒李吉甫復入相與垪宿嫌不加贈官伯芻上疏論之贈垪太子少傅伯芻妻垪從姨也或讒於吉甫以此論奏伯芻懼亟請散地因出爲虢州刺史吉甫卒裴度擢爲刑部侍郎俄知吏部選事元和十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卒年六十一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姿古雅涉學善談笑而動與時適論者稍薄之子寬夫登進士第歷諸府從事寶厯中

入爲監察御史嘗上言曰近日攝祭多差王府官僚位
望旣輕有乖嚴敬伏請今後攝太尉差尚書省三品已
上及保傅賓詹等官如人少卽令丞郎通攝之俄轉左
補闕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寬夫與同列
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
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
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
卽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
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寬夫弟端夫爲太常博士駁
韋綬諡議知名寬夫子允章煥章

允章

字蘊中

登進士第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咸通九年知貢舉

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

羣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

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

工部尚書後遷東都留守黃巢犯洛陽允章不能拒賊

不之害

分司李璣挈尚書印走河陽允章寄治河清巢僭號虬受僞官文書盡用金統遣取印璣所破

不與更愧悔移檄近鎮起兵并賊璣持印還之坐是廢於家以疾卒

袁高字公頤恕已之孫少慷慨慕名節登進士第累辟

使府有贊佐裨益之譽代宗登極徵入朝累官至給事

中御史中丞建中二年擢爲京畿觀察使以論事失旨

貶韶州長史

新書刺史

復拜爲給事中貞元元年德宗復用

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書高執詞頭以謁宰相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眄已擠溝壑傲狠明德反易天常播越鑾輿瘡痍天下皆杞之爲也爰免族戮雖示貶黜尋以稍遷近地若更授大郡恐失天下之望惟相公執奏之事尚可救翰從一不悅改命舍人草之詔出執之不下仍上奏曰盧杞爲政窮極兇惡三軍將校願食其肉百辟卿士嫉之若讐遺補陳京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上疏論奏次日又上疏高又於正殿奏云陛下用盧杞獨秉鈞軸前後三年弃

斥忠良附下妄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皆杞之過且漢時
三光失序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官大者刑戮
梟罪合至死陛下好生惡殺赦杞萬死唯貶新州司馬
旋復遷移今除刺史是失天下之望伏唯聖意裁擇上
謂曰盧杞有不逮是朕之過復奏曰盧杞姦臣常懷詭
詐非是不逮上曰朕已有赦高曰赦乃赦其罪不宜授
刺史且赦文至優黎民今饒州大郡若命姦臣作牧是
一州蒼生獨受其弊望引常參官顧問并擇謹厚中官
令採聽於衆若億兆之人異臣之言臣當萬死於是諫
官爭論於上前上良久謂曰若與盧杞刺史太優與上

佐可乎曰可矣遂追饒州制翼曰遣使宣慰高云朕思卿言深理切當依卿所奏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等奏袁高所奏至當高是陛下一良臣望加優異貞元二年上以關輔祿山之後百姓貧乏田疇荒穢詔諸道進耕牛待諸道觀察使各選犂牛進貢委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著以牛均給之其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疏奏從之尋卒於官年六十中外歎惜憲宗朝宰臣李吉甫嘗言高之忠鯁詔贈禮部尚

書

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隋人部尚書段達六代孫也登進士第杜佑李復相繼鎮淮南皆表平仲爲掌書記復移鎮華州滑州仍爲從事入朝爲監察御史平仲磊落尚氣節嗜酒傲言時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由是庶務壅隔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無敢言者平仲嘗謂人曰主上聰明神武臣下畏懼不言自循默耳如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貞元十四年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各一人發廩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當奉使因辭得對乃入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

畜以歸在側不言及奏事畢退平仲獨不退欲有奏啓
上因兼留歸問之聲色甚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都不
得言因誤稱其名上怒叱出之平仲蒼黃又誤趨御障
後歸下階連呼乃得出由是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後除屯田膳部二員外郎東都留守判官累拜右司郎
中元和初遷諫議大夫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征鎮
州無功而還平仲與呂元膺抗疏論列請加黜責轉給
事中自在要近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時人推其狷
直轉尚書左新書丞以疾改太子左庶子卒

薛存誠字資明河東人

河中寶鼎人

父勝能文嘗作拔河賦

詞致瀏亮爲時所稱存誠進士擢第累辟使府入朝爲
監察御史知館驛元和初王師討劉闢郵傳多事上特
令中官爲館驛使存誠密表論奏以爲有傷公體會諫
官亦論奏上乃罷之轉殿中侍御史遷度支員外郎裴
垣作相用爲起居郎轉司勳員外郎刑部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改兵部郎中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徒太
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咸陽縣
尉袁僖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僖反受罰二
赦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慰之由是擢
拜御史中丞僖鑒虛者自貞元中交結權倖招懷賂遺

倚中人爲城社吏不敢繩會于頓杜黃裳家私事發連逮鑒虛下獄存誠案鞫得姦贓數十萬獄成當大辟中外權要更於上前保救上宣令釋放存誠不奉詔明日又令中使詣臺宣旨曰朕要此僧面詰之非赦之也存誠附中使奏曰鑒虛罪款已具陛下若召而赦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其有守從之鑒虛竟笞死洪州監軍高重謙誣奏信州刺史李位謀大逆追赴京師上令付仗內鞫問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於御史臺及推案無狀位竟得雪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上思存誠前效謂宰相持憲無以易存誠遂

復爲御史中丞未視事暴卒憲宗深惜之贈刑部侍郎
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御事卽確乎不拔
士友以是稱重之子廷老

廷老

字商叟

謹正有父風而性通銳

及進士第

寶祿中爲右拾

遺敬宗荒恣宮中造清思院新殿用銅鏡三千片黃白
金薄十萬番廷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
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綱紀漸壞姦邪
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舒元褒對曰近日宮中修
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對廷老進曰臣
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

蓮瓦木絕多卽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曰所奏已知尋加史館修撰時李逢吉秉權惡廷老言太切直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廷老上疏請按權罪中人由是切齒又論逢吉黨人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列逢吉大怒廷老告滿十旬逢吉乃出廷老爲臨晉縣令文宗卽位入爲殿中侍御史大和四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與同職李讓夷相善廷老之入內署讓夷薦挈之廷老性放逸嗜酒不持檢操終日酣醉文宗知之不悅五年罷職守本官讓夷亦坐廷老罷職守職方員外郎廷老尋拜刑部員

外郎轉郎中遷給事中開成三年卒廷老當官舉職不求虛譽侃侃於公卿之間甚有正人風望贈刑部侍郎子保遜登進士第位亦至給事中保遜子昭緯乾寧中爲禮部侍郎貢舉得人文章秀麗爲崔胤所惡出爲硤州刺史卒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其先自范陽徙焉父巒贈鄭

州刺史

坦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

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府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

其言自是

坦嘗爲義成軍判官

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

大將等悅之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邪諸將慙遽

出就謝節度使李復疾篤監軍使薛盈珍慮變遽封府庫

入其麾下五百人於使牙軍中恟恟坦密言於盈珍促

收之及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南仲本書生易之

剛監軍若侵之必坦護喪歸東都盈珍果與南仲不相

不受我留恐及禍後為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

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坦令戶人但織而輸勿顧限也

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累

遷至庫部新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為臺

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會李錡

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常為錡從事乃上言曰淮

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

以錡故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灑

掃案會李錡反以下諸文當在未幾歸臺下及武元衡爲宰相以坦爲中丞

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敕令一切

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

財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

臣違詔陛下奈何失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敕令也今

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元

素爲大夫命坦分司東都未幾歸臺裴均爲僕射在班

踰位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在此均

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

爲右新書庶子時人歸咎於均旬月出爲宣歙池觀察

使

初劉闢壻蘇強坐誅強兄宏官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宏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

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強不誅尚錄

其材况彼兄邪時江淮早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

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

既而商以米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

五年入

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改戶部侍郎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

薛審為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

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

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坦表韓重華為

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

十萬

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為河徙浸毀宰相李吉甫請

移兵於天德故城坦與李絳協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

築制匈奴上策城當磧口居虜要衝美水豐草邊防所

利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

策徇一時省費之謀况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

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之唐突勢無由知是

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

與坦議同事既不行

吉甫不悅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
旰代之遂從天德師人怨殺重旰

覆其家

未幾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初坦與宰相李絳議
多協絳藉爲已助及

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
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
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
士皆感慰無逃還者在鎮累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

料以助軍行營人多非之元和十二年九月卒年六十

九贈禮部尚書

舊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後雖轉
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

郎時階朝議大夫勳護軍以常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
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

罰一月俸奪載自貞元以來立
載十八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舉進士尤爲禮部侍郎薛邕
所器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
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頔薦
爲監察御史德宗幸奉天徒步詣謁授水部員外郎翰
林學士再遷中書舍人閱十年以謹密稱嘗請徙先兆
於洛帝重遠去詔遣其子往且命中人護蒧葬役歷吏
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
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
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爲灼

灼名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募耕以便民閱武力利鎧仗號良吏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敬始少連攜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史臣曰古之諍臣有死於言者其次引裾折檻不改其操亦難矣哉袁高之執盧杞存誠之戮鑒虛有古人之遺風焉平仲觸鱗之氣何其謬歟文治奪章以攄府憤永夷絕食不飲盜泉節義之士也南仲非葬之言盧坦西城之議量之深也如數子道謂時無君子乃是厚誣

贊曰靈草指佞諫臣匡失惟袁與薛人中屈軼寬夫雀
躍廷老鴻軒姚盧啓奏君子之言

新書贊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
自通於上君不降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
返是而天下之務粲焉幾矣德宗察察欲折伏臣下
自爲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忤上蒼黃失對而猶
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喪其所以爲上也
故聖王屈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唐書卷第二百四

唐書卷第二百五

列傳百五

孔巢父

從子戡 戡子溫業

許孟容

弟季同從新書增

呂元膺

劉栖楚

張宿

熊望

栢耆

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

孔子三十世孫

父如珪海州司戶參

軍以巢父贈工部郎中巢父早勤文史少與韓準裴政

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

起兵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知其必敗側身潛

遁由是知名廣德中李季卿爲江淮宣撫使薦巢父授

左衛兵曹參軍大厯初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奏爲賓幕
累授監察御史轉殿中檢校庫部員外郎出授歸州刺
史建中初涇原節度留後孟皞表巢父試祕書少監兼
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尋拜汾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出
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普王爲荆襄元帥以
巢父爲元帥府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尋屬涇師之難
從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河中陝華等州招討使累獻
破賊之謀德宗甚賞之尋兼御史大夫充魏博宣慰使
巢父博辨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
衆欣悚喜抃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

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略因曰若蒙見用無堅不摧巢
父謂之曰若如公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爲一好賊耳悅
曰爲賊旣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
子而息悅起謝焉悅背叛日久其下厭亂且喜巢父之
至數日田承嗣之子緒以失職怨望因人心之搖動遂
構謀殺悅而與大將邢曹俊等稟命於巢父巢父因其
衆意令田緒權知軍務以紓其難興元元年李懷光擁
兵河中七月復以巢父兼御史大夫充宣慰使罷懷光兵以太
子太保授之旣傳詔旨懷光以巢父嘗使魏博田悅死於帳
下恐禍及又朔方蕃渾之衆數千皆在行列頗驕悖不

肅聞罷懷光兵權時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眾咸

忿恚咄嗟曰太尉盡無官矣方宣詔謹譟懷光亦不禁

止巢父守盈並遇害上聞之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

仍詔收河中曰備禮葬祭賜其家布帛米粟甚厚仍授

一子正員官從子戡戡戡新書戡戡弟

戡字勝巢父兄岑父之子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

進士及第補修武尉以大理評事佐昭義李長榮節度府長榮死盧從史自別將代之盧從史鎮

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寢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

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始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始若受其言後偃蹇不軌

戡每秉筆至不軌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戡歲餘

謝病歸洛陽李吉甫鎮揚州召爲賓佐從史知之上疏
論列請行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初貞
元中藩帥誣奏從事者皆不驗理便行降黜及馭詔下
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馭
不調而卒

年五十七

贈駕部

新書司勳

員外郎

殘字君嚴登進士第鄭滑節度使盧羣辟爲從事羣卒

命殘權掌留務監軍使

楊志謙

以氣凌之殘無所屈降

殘

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嚴憚不敢動

入爲侍御史累轉尚書郎元

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諫臣體上疏論時政四

條

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墾四山澤權酷爲州縣弊

帝意嘉納六年十

月內官劉希光受將軍孫壽賂二十萬貫以求方鎮事

敗賜希光死時吐突承璀以出軍無功諫官論列坐希

光事出爲淮南監軍使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待承

璀意未衰欲投匭上疏論承璀有功希光無事久委心

腹不宜遽弃戮爲匭使得涉副章不受面詰責之涉乃

進疏於光順門戮極論其與中官交結言甚激切詔貶

涉爲峽州司倉新書司馬倖臣聞之側目人爲危之戮高步

公卿間以方嚴見憚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

獄寢不下博陵崔易簡殺從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

之翻其情幾慷慨論正貶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倖
遷吏部侍郎轉左丞九年信州刺史李位爲州將韋岳

讒譖於本使監軍高重謙言位結聚術士以圖不軌追
位至京師鞫於禁中戮奏曰刺史得罪合歸法司按問
不合劾於內仗乃出付御史臺戮與三司訊鞫得其狀
位好黃老道時修齋籙與山人王恭合鍊藥物別無逆
狀以岳誣告決殺貶位建州司馬時非戮論諫罪在不
測人士稱之愈爲中官所惡尋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等使

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戮以爲白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論奏罷之

入爲

大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年嶺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
請帥宰相奏擬皆不稱旨因入對上謂裴度曰嘗有上
疏論南海進蚶菜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第求之度

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此事度徵疏進之即日授

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戣剛正清儉既至免屬

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在南海請刺史俸料之外絕其

取索先是屬刺史俸率三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乃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先

是帥南海者京師權要多託買南人為奴婢戣不受託

至郡禁絕賣女口親吏得嬰兒於道收育之戣論以死由是里閭相約不敢犯先是

準詔禱南海神冬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

往韓愈在潮州作詩以美之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才可用用

之稟無告者女子為嫁遣之蕃舶泊步有下旋院始至有閭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絕無所求索舊制

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錢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時桂

管經略使楊旻桂仲武裴行立等騷動生蠻以求功伐

遂至嶺表累歲用兵

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

討之幾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土被瘴毒死者不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唯幾以清儉爲理不務邀功交廣大理

穆宗卽位召爲吏部侍郎長慶中或告幾在南海時家

人受賂上不之責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轉尚書左丞累

請老

幾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幾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

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歎卽上疏言臣與幾同在南省數與幾

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

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幾據禮求

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
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

詔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

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禮徵士故事長慶四年正

月卒時年七十三

贈兵部尚書諡曰貞

子遵孺溫裕皆登進士第

大中已後迭居顯職溫裕位京兆尹天平軍節度使遵

孺子緯自傳

戢字方舉戢母弟也以季父巢父死難德宗嘉其忠詔
與一子正員官因授戢修武尉以長兄戡未仕固乞迴
授舉明經登第判入高等授祕書省校書郎陽翟尉入
拜監察御史轉殿中分司東都時昭義節度判官徐玫
以狡慝助成從史之惡從史旣得罪孟元陽爲昭義節

度復欲用玫爲賓佐戢遂牒澤潞收玫以俟命然後列
狀上聞竟流玫播州轉侍御史庫部員外郎初涇師之
亂朱泚署彭偃爲舍人至是偃子充符爲腳坊從事或
薦其才執事者召至京師戢謂京兆尹裴武曰朱泚爲
僞詔指斥乘輿皆彭偃之詞也悖逆之子不能烏竄獸
伏乃違道以干譽子盡效季孫行父之逐莒僕以勉事
君者武卽日逐充符遷京兆尹新書少尹出爲汝州刺史遷
大理卿出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爲嶺南兄
弟皆居節鎮朝野榮之人爲右散騎常侍拜京兆尹時
累月亢旱深軫聖情戢自禱雨於曲池是夕大雨文宗

甚悅詔兼御史大夫大和三年正月卒贈工部尚書子

溫業

字遜志

登進士第大中後歷位通顯

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

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溫業子晦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也父鳴謙究通易象官至撫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孟容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甲科後究王氏易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趙贊爲荆襄等道黜陟使表爲判官貞元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辟爲從事四遷侍御史李納屯兵境上揚言入寇建封遣將吏數輩告諭不聽於是遣孟容單車詣納爲陳逆順禍福之計納卽日發使追兵因請修好遂表孟容爲濠州

刺史無幾德宗知其才徵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宏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遷本曹郎中德宗降誕日御麟德殿命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十四年轉兵部郎中未滿歲遷給事中十七年夏好時縣風雹傷麥上命品官覆視不實詔罰京兆尹顧少連已下敕出孟容執奏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止奪俸停官其於宏宥已是殊澤但陛下使品官覆視後更擇憲官一人再令驗察覆視轉審隱欺益明事宜觀聽法歸綱紀臣受官中謝曰伏請詔敕有須詳議者則乞停留晷刻得以奏陳

此敕旣非急宣可以少駐詔雖不許公議是之十八年
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爲衢州刺史
時總爲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授大郡物議喧然詔出
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有不獲已超授
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
是浙東判官今詔敕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
無此救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
要酬勞卽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
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

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

進尋有諫官

補闕王武陵等

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

於延英諭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自給事中
袁高論盧杞後未嘗有可否及聞孟容之奏四方皆感
上之聽納嘉孟容之當官十九年夏旱孟容上疏曰臣
伏聞陛下數月已來齋居損膳爲兆庶心疲又敕有司
走於羣望牲於百神而密雲不雨首種未入豈觴醪有
闕祈祝非誠爲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聖意精至甘澤
未荅也臣歷觀自古天人交感事未有不由百姓利病
之急者切者邦家教令之大者遠者京師實萬國所會

強幹弱枝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臣伏冀陛下卽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且使旱涸之際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斂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顧墳墓矣臣愚以爲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爲福期在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災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更省察庶政之中有流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役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逋懸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沈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於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列三日內聞

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伸者下詔之日所在卽時施行
臣愚以爲如此而神不監歲不稔古未之有事雖不行
物議嘉之貞元末坐裴延齡李齊運等讒謗流貶者動
十數年不量移故因旱歉孟容奏此以諷然終貞元世
罕有遷移者孟容以諷諭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
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神策吏李昱
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
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及期當死自興元已後禁軍有
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
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

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歛迹威望大震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俄知吏部選事徵拜吏部侍郎會十年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并傷議臣裴度時淮夷逆命兇威方熾王師問罪未有成功言事者繼上章疏請罷兵是時盜賊竊發人情甚惑獨孟容詣中書雪涕而言曰昔漢廷有一汲黯姦臣尚爲寢謀今主上英明朝廷未有過失而狂賊

敢爾無狀寧謂國無人乎然轉禍爲福此其時也莫若
上聞起裴中丞爲相令主兵柄大索賊黨窮其姦源後
數日度果爲相而下詔行誅時孟容議論人物有大臣
風采由太常卿爲尚書左丞奉詔宣慰汴宋陳許河陽
行營諸軍俄拜東都留守元和十三年四月卒年七十
六贈太子少保謚曰憲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其折衷禮
法考詳訓典甚堅正論者稱焉而又好推轂樂善拔士
士多歸之弟季同始署西川韋臯府判官劉闢反棄妻
子歸拜監察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
孟容爲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時京兆尹元義方
出爲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爲同
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
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

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
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
用人意帝然之
終宣歙觀察使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曾祖紹宗右拾遺祖霈殿
中侍御史父長卿右衛倉曹參軍以元膺贈祕書監元
膺質度瓌偉有公侯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問第授同
州安邑尉同州刺史侯鑄聞其名辟爲長春宮判官屬
蒲賊侵軼鑄失所元膺遂潛迹不務進取貞元初論惟
明節制渭北延在賓席自是名達於朝廷惟明卒王栖
曜代領其鎮德宗俾栖曜留署使職咨以軍政累轉殿
中侍御史徵入真拜本官轉侍御史丁繼母憂服闋除

右司員外郎出爲蘄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閱郡獄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見因泣下元膺憫焉盡脫其械縱之與爲期守吏曰賊不可縱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無後到者由是羣盜感義相引而去元和初徵拜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規諫駁議大舉其職及鎮州王承宗之叛憲宗將以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且曰承璀雖貴寵然內臣也若爲帥總兵恐不爲諸將所伏指論明切憲宗納之爲改使號然猶專戎柄無功而

還出爲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
氣激切上嘉之翼日謂宰相曰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
納諫超冠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
又不能數進忠言孤負聖心合當罪戾請留元膺給事
左右尋兼皇太子侍讀賜以金紫尋拜御史中丞未幾
除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
入爲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與太府卿王遂迭相奏
論孟陽除散騎常侍遂爲鄧州刺史皆假以美詞元膺
封還詔書請明示枉直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

李將順賊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元膺曰
廉使奏刺史賊罪不覆檢卽謫去縱堪之詞足信亦不
可爲天下法又封詔書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代
權德輿爲東都留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都畿
防禦使舊例留守賜旗甲與方鎮同及元膺受任不賜
朝論以淮西用兵特用元膺守洛不宜削其儀制以沮
威望諫官論列援華汝壽三州例上曰此數處並宜不
賜留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十年七月本紀鄆州李師
道留邸伏甲謀亂初師道於東都置邸院兵謀雜以往
來吏不敢辨因吳元濟北犯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

闕師道伏甲百餘於邸院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已烹牛饗衆明日將出會小將李再興告變元膺追兵伊闕圍之半日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圍兵奔駭賊乃團結以其孥偕行出長夏門轉掠郊墅奪牛馬東濟伊水望山而去元膺誠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賣鹿於市賊過山棚乃召集其黨引官兵圍於谷中盡獲之窮理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折其脛鎚之不折圓淨罵曰脚猶不解折乃稱健兒乎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

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防禦將二人都
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
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
之間凡十餘處故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
者潛部分之以屬圓淨以師道錢千萬僞理佛寺期以
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
之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元膺以聞送之上都賞
告變人楊進李再興錦綵三百疋宅一區授之郎將元
膺因請募山河子弟以衛宮城從之

東畿西南通鄧號
川谷曠深多麋鹿

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無常皆趨悍善鬪號曰山棚
權德輿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爲山河子弟

使衛
宮城

盜發之日都城震恐留守兵寡弱不可倚元膺坐

皇城門指使部分氣意自若以故居人帖然數年改河中尹充河中節度等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因疾固讓改太子賓客元和十五年二月卒年七十二贈吏部尚書元膺學識深遠處事得體正色立朝有台輔之望初遊京師時故相齊映謂人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之類乎其業官行已始終無缺云

劉栖楚出於寒微爲吏鎮州王承宗甚奇之後有薦於李逢吉自鄧掾擢爲拾遺性果敢逢吉以爲鷹犬之用

欲中傷裴度及殺李紳敬宗卽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
栖楚出班以額叩龍墀出血苦諫曰臣歷觀前王嗣位
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卽位已來放情嗜
寢樂色忘憂安卧宮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邇未過山陵
鼓吹之聲日喧於外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
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卽位未幾
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
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久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
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候詔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
論搥頭見血上爲之動容以袖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

可臣奏臣卽碎首死中書侍郎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

宗爲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

辭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

議大夫召

至諫議俄又宣授刑部侍郎丞郎宣授未之有也

改京兆尹摧抑豪右甚有鈎距人多比之於西漢趙廣

漢者

先是諸惡少竄名北軍凌藉衣冠有罪則逃軍中無敢捕栖楚一切窮治不閑旬宿姦老蠹爲斂迹

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突諸少年從旁噪曰癡男子不記頭上尹邪

後恃權寵常以詞氣

凌宰相韋處厚遂出爲桂州觀察使逾年卒於任時大

和元年九月

贈左散騎常侍

張宿者布衣諸生也憲宗爲廣陵王時因軍使張茂宗

薦達出入邸第及上在東宮宿時入謁辨譎敢言洎監

撫之際驟承顧擢授左拾遺以舊恩數召對禁中機事不密貶郴州郴縣丞十餘年徵入歷贊善大夫左補闕比部員外郎宰相李逢吉惡之數於上前言其狡譎不可保信乃用爲濠州刺史制下宿自理乞留乃追制上欲以爲諫議大夫逢吉奏曰諫議職重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爲之宿細人不足以汙賢者位陛下必須用宿請先去臣卽可上不悅又逢吉與裴度是非不同上方委度討伐乃出逢吉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用宿權知諫議大夫俄而內使宣授初宰相崔羣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起於卒伍若其例則少用皆有由

或道義彰明不求聞達或山林卓異出於羣萃以此選求是愜公議或事迹未著恩由一時雖有例超升卽時議未允宿本非文辭入用望實稍輕驟加不次之榮翻恐以身爲累臣等所以累有論諫依資且與郎中事冀適中非於此人情有厚薄請授職方郎中上命如初羣等乃請權知尋又宣授宿怨執政擯已頗加讒毀依附皇甫鎛等傷害清正之士陰事申要以圖進取十三年正月充淄青宣慰使至東都暴病卒於是正人相賀詔

贈祕書監

熊望者

字原師

登進士第粗有文詞而性愷險有口辨往

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挾時政旣由此而得進士第務進不已而京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偵伺密機陰佐計畫人無知者昭愍嬉遊之隙學爲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堪任學士者爲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文宗卽位韋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旣逐栖楚又詔曰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廣設衆官踐正途者其道必達前鄉貢進士能望因緣薄技偷冀褻幸營居中之密職擾惑朝經鼓偈

下之囂聲因依邪隙及衆議波湧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月至四考覆謬妄乃非坦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羣望俾示投荒之典用正向方之流可漳州司戶

栢耆者將軍良器之子素負志略學縱橫家流會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厭兵欲以恩澤撫之耆於蔡州行營以畫干裴度請以朝旨奉使鎮州乃自處士授左拾遺

既見承宗以大義陳說承宗泣下請質二男獻兩郡

真

耆左拾遺

由是知名

遷起居舍人

元和十五年王承元歸國移鎮

滑州朝廷賜成德軍賞錢一百萬貫令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軍人賞錢未至浩浩然騰口穆宗詔耆往諭旨耆

至令承元集三軍宣導上旨衆心乃安轉兵部郎中大

和初遷諫議大夫俄而李同捷叛兩河藩帥加兵滄德

宿師於野連年

乃授耆德州行營諸軍計會使與判官沈亞之諭旨會橫海節度使李祐平德

州同捷窮蹙求降者旣宣諭訖與節度使李祐謀耆乃

帥數百騎入滄州取同捷赴京

祐使大將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

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帥旣行謀言王廷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耆遂斬同捷首以獻

滄德

平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

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奏耆於

同捷處取婢九人

初祐聞耆殺洪大驚疾逆劇帝曰祐若死是耆殺之至是積前怒

再

命長流愛州尋賜死

史臣曰人臣事君犯顏匡政不避死亡之誅議者以爲徇名誠惡其評也如許京兆之劾軍吏呂尙書之封詔書詞義可觀聳動人聽以爲沾激傷善何多而栖楚張宿之徒鷹犬下材爲人鳴吠誠可醜也栢耆恃縱橫之算欲俯拾卿相忘身蹈利旋踵而誅宜哉巢父使不辱命志在致君遭罹喪亂竟陷虎吻而幾戢諸子世載忠貞大中之後鬱爲昌族爲善之利豈虛言哉

贊曰君子重義小人殉利巢殞耆誅其道卽異許呂封駁照耀黃扉死而可作吾誰與歸

新書贊曰詩人斥譖人最甚投之豺虎有北不置也如羣栖楚輩則然肆許以示公構黨以植私其言纒

纒若可聽卒而入於敗亂也孔子所謂順非而澤者
歟利口覆邦家者歟者掩衆取功自速其死哀哉○
寶羣見
下卷

唐書卷第二百五

